欽定四庫全書

毅齋集卷六

明 王洪 撰

正心齋記

吾友[illegible]西山之學者[illegible]翟氏均[illegible]署者其居肄之室曰正心

[illegible]日王子過之[illegible]入其室揖而問曰子何以正其心

予[illegible]占者[illegible]者[illegible]者[illegible]者肩[illegible]呻吟者偯而扶持者肩

足相[illegible]也[illegible]居之大[illegible]以正其心乎將因是而

欲正人之心乎抑無乃爲是名而欲求吾君子之説乎
吾聞之古之君子義理明徹道德成就巳之心正矣又
推以正天下人之心其遠且大者又足以正千萬世人
之心臯稷伊傅得時行道上正其君而澤下加於生民
政治以成天下以寧物莫不遂其性此之謂正天下人
之心者也德足以相天地之不逮道足以擴前聖之未
發行之於身宣之於口筆之於簡册使日月星辰風雨
霜露寒暑凡所謂天之道者無不順其行山川草木鳥

歟凡所謂地之道者無不獲其寧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至於禮樂刑政凡所謂人之道者無不合其序上焉者有所守下焉者有所法而邪妄怪異之說不得肆於其間不惟當今為然至後世亦然不惟後世為然至千萬世亦莫不然此惟孔孟能之所謂正千萬世人之心者也正天下人之心者有功於天下者也正千萬世人之心者有功於千萬世者也噫後之學者已之心且不正而暇正人心乎哉均美戲然曰此非吾之所能及

也瞽者失相而徒行則顛弱而效烏獲鮮不折脇者幸度吾所能而誨焉王子曰子好醫予得以醫而論之目之明耳之聰四肢之和固也或明而昏或聰而聵或和而戾是孰使之然哉邪氣害之耳吾心之本然有甚於彼所以失其正者亦豈有他哉私欲害之耳非禮之色足以惑吾目非禮之音足以惑吾耳非禮之利足以惑吾志非禮之念足以惑吾心是皆吾之邪氣也不治則肆不絕則萌相因於無窮而心益病矣於茲有人焉感

遊西山記

吾郡多佳山水最勝者曰西山西山多名刹最勝者曰三天竺寺距郡城不半舍遠永樂己丑予請告歸覲友人孫孟博金士傑謂予兹山之遊不易屢也乃相與策蹇從隸僕由北郭循湖堤折旋而西上寶石山登浮屠氏之塔羣山屏列湖水鏡淨雲光倒垂萬象在下而漁人釣艇往往若鳧鷖出沒烟波浩渺間遠而益微僅見其影東望羅刹江若匹練新濯遥接海色茫然無窮而

吾郡城正值湖江之間委蛇曲折左右映帶屋宇鱗次樹木雲翁佳氣鬱鬱盡在眉睫之下行未甚遠便得殊景益健遠興又西行二三里拜岳鄂王廟周旋墓下古木離立悵然者久之又西經行春橋逾集慶蘭若始至飛來峰下地誌稱虎林山而浮屠異傳以為西域靈鷲小朵峯飛來者蓋西山第一佳處也其高不逾五六十丈岩石嵬怪特異若犢駭若隼立若豹躍若虎踞若蛇逝若棊置劍植衡從偃仰益玩益奇上多異木木幹筆

直枝葉碧色不假土壤根出石外冬夏常鬱然丹葩翠
蕤蒙蔓聯絡種種殊異不可名狀其下巖洞若曲室玲
瓏相通中外鑿僧佛像泉自石脈出滴石上作鏗然鳴
隱隱出洞久而始散有寺在山趾曰靈隱有亭曰冷泉
洞經其下始出沸激久乃徐流白礫布底坦然平瑩祓
石漱波爽澈毛骨又西行不二里許至下天竺寺住持
伯珪上人具禮邀款遂同入上天竺石路夷潔蒼松兩
行若翠羽蓋列左右人行綠陰中清風徐來暑日不爍

過古春名宿泊鼎上人茶話久之薄暮還宿伯珪所入
天香室觴小朶軒脫帽坐石壁下林壑陰翳萬籟岑寂
蒼然暮色自遠而至山風飄颻徐動林木響應溪谷間
以幽鳥其韻益遠令人蕭然有忘世之志明旦由故逕
東還顧瞻白雲横亘四山北峯浮圖上出其半日影照
映茸茸如白綿可揭而取也噫予遊四海久矣嶽之秀
者泰岱衡華水之巨者洞庭彭蠡而名刹髙士僧勝未
有若吾郡俱美者宜吾徒樂而忘歸也先遊之一日大

雨如澍孟博士傑與予懼不克遂予亦慨然賦詩有不妨三日雨一為淨山川之句及是天宇朗霽山水增秀草木亦津津然若有喜色而迎者咸謂殆非偶然不可以不記也故書之同遊者予弟淵執役者黃郎阿總也約而不至者張懋昇秀才也是歲閏四月一日也

悠然閣記

默菴犍上人浮屠氏之秀者主鎮江報恩寺嘗於寺之東偏得亢爽地若干畝乃相度面勢築重屋其上青山

上屏江水下緪風泉之清泠巘崿之秀拔雲煙月露之往來汀華野草漁舟沙鳥之出沒隱見逺延邇挹咸赴席下時憑而俯仰焉則泠然音者與耳會淵然光者與目會虛而通者與心會豁然而爽朗者與神會浩兮渺兮忽兮若薄光景駕灝氣遊於埃壒之外不知有人間世也於是命曰悠然閣來求予記浮屠氏之教一切割去聲色滋味與世累絕枯槁淡泊而玩心於虛廓泬寥之間蓋其教然也而世之學是者吾惑焉湫隘之與遊

倘蕩之與習甚者鼓禍福之說而鬼神之其中嚚然其外闕然倥倥然擾擾然偬偬然尚復能悠然也耶噫予於是知默菴賢於其徒甚遠也況鎮江畿內大郡扼南北之衝富水陸之饒壯麗侈盛頂耳溢目默菴獨能淡然自守屹立無所動豈不誠賢乎哉嗟夫人之常情往往酣於利欲而病於淡漠狃乎擾躁而急於妄求至有役形勢之門拔來報往中炎而外擾茫然失守而不知所終觀此盍知所以自處矣是為記

敎二女縫紉為給食飲具訓二子從賢師友讀書問學少怠則悲泣以戒二子亦自感奮長皆有所成就洪武中輿以秀才舉為刑部主事一年卒輅從居錢塘城東三十里槎瀆之滸築室以奉母母時老矣而康彊無恙輅旦夕率諸子拜堂下具甘旨愉愉怡怡士大夫與輅遊者造輅必再拜為母壽黎陽貞晦貢先生郡大儒也嘗登堂見母歎曰非是母不克成是子可謂無愧於人母婦者遂題其堂曰慈節由是事大傳播滿一郡人耳

目當是時凡為父母者莫不欲其子之如母也為夫者莫不欲其婦之如母也為子者莫不欲其所生如母也嗚呼若母者豈非賢哉古之人富貴利達蔑蔑不傳者不可屢數而衛莊姜魯母師者以閨門婦人取之於經載之史氏豈不以其行義足為世勸耶嗚呼若母者其足為世勸信也故予記而傳之與字行中輅字行素令以儒顯云

春意堂記

金華王原祥氏寓居龍河之上業醫養親而名其堂曰春意因前禮部郎中王公儀之求予為記久未有以復也天台徵士鄭仲厚復為之數數焉吾嘗觀於天地之間角者鬣者羽者甲者茁者葩者至夥也及夫陰陽泰和生意充達則胎者孕卵者㲉蠕者動風者化茁者萌葩者花其出之也若或推焉其茂之也若或濯焉熙熙乎各得其天而莫知其然者皆是春之為也是故君子觀天之道因天之行以之養物以之治身以之長生何

以知其然也君明臣良上讓下順四夷和寧萬物蕃遂福祿荐臻災沴滅息此天下之春也父子慈孝夫婦和敬長幼順序宗族輯睦此一家之春也心志和平血氣暢達膚革充美容貌悅懌此一身之春也書所謂黎民時雍若堯舜之治者天下之春也詩所謂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若漢之萬石君者一家之春也禮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若孟氏之睟面盎背者一身之春也天下之春聖人之治至矣一家之春君子或庶幾焉吾聞原

祥惇厚愷弟尤用力於岐扁之術其惠之所及潰敗而振起呻吟而謳歌枯槁而潤澤閨門之間雍雍怡怡蓋庶乎無愧名堂之義而又勉焉若不足者吾是以嘉其為人也吾是以為之言也

思全堂記

凡物不能必其皆全苟欲求其皆全則其全者鮮矣驊騮駃騠天下之健足也一日而千里至守閭戶不若三尺之獒櫟社之樹枵然尺寸之用無當也養生者取焉

君子烏乎求其全哉夜明之光微見螢蟲不熀於晝六月之暑可以鑠金石焦土山不行於冬至於地尤大者莅陰陽運化育東南下而淵焉聖至於孔子賢至於顏子天下之至者也栖栖諸侯年不加於中人是全也聖賢獨奈之何哉聖賢非不欲全也雖聖賢亦無如之何也以聖且賢無如之何而吾皆欲有以全之不滋惑乎雖然自其外者而觀之固鮮能全也自其内者而觀之固無不全也金石之礐然松柏之鬱然可以觀其大者

期不倍於古人愬然自勉日求所未至嘗名其藏修之室曰思全而求益於予予竊嘉其志尤懼其昧於所用力也故為之記使由予前之說而置其不可全者由予後之說而勉其可全者庶乎異於世之學者也或曰士文儒而醫醫以十全為上此則士文所飫聞者予亦不得而瀆告之也

清風樓記

鶴城金文鼎氏居京師闤闠中有樓焉甚爽塏也其友

中書舍人王孟端嘗過而登之酒酣為寫墨竹四壁濃者澹者風而偃然者雨而蒼然者抑欝而怒拔者歘然雲烟晦冥而神蚪蒼鸞為之飛舞迅躍於空曠有無之間者何其竒也孟端顧而喜之以為得意有風洒然自遠而至孟端與文鼎復相與披襟而當之曰爽哉茲風何若是之快也昔者曽晳得之而歌列子得之泠然莊周得之而逍遙鵾鵬得之而遊於圖南萬里之外其樂豈異是耶宜名茲樓曰清風使後之登者有以知吾二

人之樂如此然吾二人樂之深者亦非他人所能知也雖然不可以不記則來求言於予予戲而語之曰子以為茲風之來也無意耶抑有意耶以為無意也子何樂之深也以為有意也則風固不可詰而問也今夫風茫乎發於太虛飄乎遠來而悠悠乎播於無垠著於物則琴然也颯然也薄於人則暢然也豁然也今茲樓尋丈之外埃壒湫如而吾孟端與文鼎之樂如此其與之所適亦有莫知其然而然耶古君子不可作矣如可作也

其將與二君子相視於忘言之表而一囅然也耶嗟乎君子身不膠於境故其身常舒心不役於物故其心常泰動與和氣遊靜與神明居雖有茲風無不樂也雖無茲風亦無不樂也如是則幾於道矣孟端志意高逸文鼎恬澹而好學於予言也當益有以求之

甘泉草堂記

孫公彥莊家錢塘城北十里里中有泉焉平地仰出泓瑩而甘冽舊傳飲者多壽故名其里為甘泉孫公擇其

旁亢爽地為草堂居之外山水明秀田疇膏沃林泉池沼之幽閒禽魚之游泳竹樹芙蕖菱芡四時花卉之映蔚足以出囂氛而遠湫隘俯仰左右無不可樂錢塘於東南江海之際都會之地也城郭之壯山川之麗民庶之盛物貨之富四方賓客之所輻輳富者往往盛姬妾飾樓榭美衣服車馬而豪勢者足以光寵交游聳動都邑而聲華四方非不可樂也公當是時有二子長曰孟博以詩書餘力廢舉亦既累百金之業仲約以進士授

禮部員外郎熂然為五品清官名動朝著公方且脱去塵事遊神遠跡於名利之外林泉為鄉雲物為朋逍遥無為而享夫優游之樂家食者訓於民生不易禔身宜敦在官者訓於爵禄之難持而夙夜之不可怠也豈非賢哉嗟夫人生多欲欲則不足不足則無所不至爪角未壯而欲鬬羽翼未長而欲飛文彩未成而欲彰甚至溺潢潦而欲激滄海之波附蕭艾而欲掩蘭茝之氣投險抵巇而欲覬意外之福壯而不羞老不知止卒之觸

也異說之害也名利之溺也欲速之病也夫以其欲速之心而研遠大之旨以名利之志而究道德之趣以紛擾之見而求純一之歸以異說之偽而文正道之實好多以為博務新以為奇而去道益遠此予所以嘗慨然痛乎此也故余為學書無不好也而非聖之訓不敢觀焉恐其惑吾志也新異之說粲然若春葩在目而不敢玩焉恐其蕩吾守也一義未明不敢他求一事未熟不敢他務恐吾得之之不固也經以本之傳以達之義以

精之誠以一之優游以道之此予所以勉勉而不怠也然自省學以來今十餘年矣道不加明而學益荒落心未嘗不自愧然則鏞年少於予而材質過予遠甚可不益自勵哉古之人固有容貌不揚門地不高名位不尊而德造乎聖賢之隆學妙乎天人之際道高一時而法垂萬世亦惟學而已矣故君子欲大有為非學不可以鏞英敏之資漸進於此譬如千里之馬始出於門而航海之舟始鼓柁也愈進而愈遠耳予視鏞忝同道而先

進者故於斯室嘉鏞之好學又懼其惑於他岐而不克專也特於是告之俾揭諸楣間而日省觀焉

林泉書舍記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非其才之敏也非其名之高也非其進之驟也在培之而已漢賈生弱冠入京師慨然論天下之事上干萬乘之主名動邦國及欲更張漢制大臣不說卒沮以死豈其才之不敏名之不高而進之不驟哉不能培之而已耳是故君子欲大有為必大其抱

負相時而動然後可以就大事方其養髙林泉遯志問學靜觀萬物之理察乎古今之變深思天下之故精之心神之微體之於躬而達之人事之著本大而末茂材完而器周然後出為世用推吾已能而治其未能施吾已明而開其未明英聲偉績煒然足以名當今而傳後世蓋滿而後發故不窮時至而後為故不勞才德備而後用故人服而功施博此自然之理也莊周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豈虛言也哉予友李君子華

自少有大志讀書餘杭山中築室以居扁之曰林泉書舍謝絶人事篤志問學期有為於世由是貢之邑庠升之成均遂擢侍從掌帝之制者十有餘年出為僉憲風紀用清再佐方伯庶政克舉國號重器人推老成敦大光明與時偕進豈吾所謂培之而能若是者耶千尋之木上撓雲霄深谷之冰至於盈尺非一日之積李君推是往也孰能禦之也哉余也無似問學未成即僥倖升斗之祿憧憧逐逐漠無寸進安得不因李君益知自愧

也故不辭記之且用自朂焉

志學齋記

洗馬姚君友直余同年友也嘗為余道其姻沃氏子士賢者年甚少質甚美志氣甚端慤平居趣向不一屑外事惟讀書問學暇則從賢士大夫講明辨難切磋浸灌增益其所未至以為若可進於道者而題其讀書之室曰志學間祈余一言余於道槩未有聞也雖嘗學之而物攻其外氣撓乎內不能進而顧退者多矣又烏能言

乎不能言之而强言之其果有益於彼乎雖然天下若
是其大士若是其衆好學者千百不一二見則子雖不
能也又烏得已於言乎君子之學自旋辟唯諾至於盡
心知性而至於命學之序也自孟子子思曾子顔子至
於孔子周公文王禹湯堯舜聖賢之學之至者也其人
亡其書存其理具於吾心吾讀其書可以知其人吾求
其心可以得其理然而無志不可成也有志而不篤不
可成也道譬則路也志譬則馬也道譬則海也志譬則

舟也莫大於海莫遠於路其至之者舟與馬之力也故曰志篤則定定則久久則通通則明明則神學何往而不成也哉然則士賢其尚勉於此也雖然吾又有告焉吾嘗浮大江泝巴水瞿峽之口篙師舟工一力並進僅及其半或怠一失手則頃刻直下數十百里學者難進易退也亦若是士賢又可不惕然於此乎天之生人愚者常多智者常少愚者不能學智者不肯學或學又怠以中止此予所以嘗慨然於世之人也夫得天之美質

而不學者是自棄也學而中止者是自畫也教人而不忠告以道者是自欺也予豈敢欺士賢顧士賢之端敏有可至於遠且大者故以是告之其果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姚君曰子之言是也遂書為記

三餘齋記

錢塘張先生彥常隱居城北十里有田數十畮屋數楹書數百卷務農讀書而名其齋曰三餘今年餘八十問學益力顧自以少遭亂離莫克遂其志及逢聖明幸有

以自奮而且老矣懼終無以自見以傳示子孫乃因其子壻朱廷暉氏求予為記予惟昔者元末兵亂張寇據有吳越擅爵禄士椎埋屠販乘勢僥倖拖金紫盛輿馬傲然自肆而迂懦苟且之士則高巾寛衣褭竊文字曰走髙門求升斗之禄當是時先生耳目聰明筋力强健議論英敏一俯就之無不得志而先生漠然不屑也天朝龍興裒舉嵓巖穴有司親勸之駕有志之士莫不舒意振氣仰日月之清光慶風雲之嘉會攀鱗附翼以成功

名而先生方以老自佚獨為太平幸民自樂於畎畝東
望湖江西望天目雲煙之卷舒波濤之洶欻峯巒之峻
拔彈琴賦詩超然有高世之志昔者君子隱居磵谷不
忘其樂其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
諼至老而自警也其詩曰借曰未知亦聿既耄今先生
隱居學道至老不倦庶幾古君子之風足以高世俗而
傳子孫矣予於先生為里後生嘗欲見之而不可得然
吾錢塘多名山水長川大谷有道之士多隱於其間先

生或與之遊予又敢因先生而請問焉於是乎記

思親堂記

鴻臚司賓署丞楊思敬嘗悼其親弗逮養也作堂名之曰思親以識不忘少師壽椿公為賦詩一章以美之復俾洪記其事洪觀古之君子幸其親之存也雖飲水啜菽怡怡愉愉而不厭不幸而不逮則雖富且貴結駟連騎衣被文繡將終身慼之不能一朝以樂夫富貴人之所樂也文繡人之所樂也車馬人之所樂也而君子不

行也上忠乎君而下以善其身雖不克養也其不慰親於地下乎葢飲食口體可以娛親於一時而立身揚名足以顯親於不朽此則孝思之大者洪於是竊有望於思敬也洪與思敬同官於朝且稔重壽椿公好古樂道與人以善又烏可以無言乎是為記

惜陰齋記

前年春予歸錢塘鄉里俊秀之好學者多從余遊有于生慶者年最少質美性恪沈厚而聰敏總角挾冊日夕

諷誦數千百言亹亹不少怠予竊視而奇之今年來朝京師則峩冠脩衣容貌頎然問其學益進予於是不獨奇生且加重也既數日將還復揖予請曰某昔者承教於先生祛陋策墮俾從事於學今幸走千里之外獲聆謦欬之末音以行役之靡閒而不得久也將辭先生而南旋竊願有請某比者嘗卜學宮之右築不腆之室曰夕讀書其中願先生賜之名以文誨之俾某盡心焉斯先生之賜大矣予弗獲辭則題其齋曰惜陰而重告之

曰生知古之君子所以為學者乎志氣高爽資體豐偉非以其美也萬石千駟非以其富也秉璧曳紱非以其貴也是故學必足以盡天下之理德必足以極天下之大言焉而世法之行焉而世則之充於一身達於天下而傳于萬世此豈偶然也哉蓋其志也恪故其學也篤其功也深故其效也遠揚子雲曰堯舜禹湯汲汲仲尼皇皇亦是志也而況其他者乎於茲有人焉言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守之以至誠加之以不息謂之曰非聖

人吾不信也言賢人之言行賢人之行守之以至誠加之以不息謂之曰非賢人吾不信也生不見夫田乎一日不耕則蕪穢生矣蕪穢生則飢餒且至然非君子之所重也一日不學則明者昏通者塞而賢者愚矣可不畏哉昔者長沙桓公嘗以勤勵自克光輔王室澤流子孫英聲偉績至於今不滅況學乎聖賢其進而不止也又孰能禦哉生其志乎其遠且大者而加不息焉予之望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請以是勉生拜手曰敢

也哉昔者太尉以清德直節毅然欲折羣邪而安宗社志雖不就卒守以忠其功烈可謂偉然然以公觀之所以輔嘉運而承厚恩固非太尉比也又何其幸歟故余嘗謂世之治也君子相尚以德相勉以義相守以信視彼亂名實行汙鄙者若鷹鸇逐鳥雀不少置焉是故政成而功立及其衰也反是如太尉者是已然太尉沒迨今千有餘年其聲光氣烈人仰望之如青天白日不可狎玩余以是益知君子所以傳子孫名後世者在此而不

在彼然非卓然有志不能自立立在篤篤在不已雖貫
金石通神明可也而況於後世哉韋布之士平居坐讀
書史莫不知重名節而恥污鄙及得志有愧於此者多
矣此尤可歎夫然則公誠可謂卓然有志君子者已余
與公同業儒學又忝為同僚於斯堂也嘉公遭逢聖明
敦勵行義而樂為天下之士道也故為之書且以自勵
焉

萬木圖記

事顯名朝著之間於此又可以見天所以報處士幽潛之德雖久而必驗愈遠而益盛而凡為善者可以無怠也勉仁孝弟敦敏永惟公所以啓壽後人者如此其厚謹撫其實繪為萬木圖以示後人俾知所自益懋其善以傳於永久可謂賢子孫哉嗟夫天於善人雖積於隱微行於窮鄉遠邑始若不可知然終必大顯此天人感應自然之理若其效之或遺者固其善之不足者也今山木日益以茂楊氏子孫日益以蕃尚引而勿替焉其

盛也庸有旣耶予也幸承先世遺澤遭逢聖明獲有祿位恒懼失守以忝先德勉仁斯圖觀之未嘗不惕然自勵況楊氏子孫其可不益自勉耶故為之記以告來者蓋亦勉仁之志也

思遠堂記

嚴陵朱氏其先與考亭同出茶院之後世為令族詩書禮義之習至於令不絕豈非賢者之遺澤所傳者遠哉有名謙字文理者蓋其遠從孫也幼孤克孝其母篤志

哉昔者孔子歿百有餘年孟子學乎孔子而推明之又千有五百餘年舂陵周子河南程子新安朱子者出學乎孟子以達乎孔氏之道今去朱子又二百餘年矣其言之所立其行之所著其道之所傳學者仰而宗之猶水之必舟陸之必車室之必戶方圓者必以規矩舍是非所以學也而況其子孫者乎是故能以其所以立身者立身斯善乎其身矣能以其所以事君者事君斯忠乎君矣能以其所以治民者治民斯安乎民矣賢能致

之子孫或不能守之此無如之何也若夫學為大賢卓
然立於天地之間達有以爲窮有以守上光祖宗而下
傳於子孫此誠在我而由人哉令子賢者之裔固加於
人多矣而偉然六尺之軀玉潤而山立幸逢聖明之隆
光被恩寵列官於朝著之間足以顯親揚名而尤志於
遠且大者予知其非獨為賢子孫蓋亦其所志有未可
量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將不在於此耶故為之記
使後之人苟有志如文理者亦知勉乎此也

黃山書舍記

黃山距餘杭廿里近東面苕溪望之拳然蔚然葢山之小而秀者盛氏公行居之自其先世雅尚儒術築館於山之陽蓄古書延名師以訓其子姓扁曰黃山書舍至公行尤大而新之間因友人蔣伯昂自山中走臨安來徵言予亦頗有志讀書者因不辭而為之言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具於人心而筆於古聖賢之書所以闡天人之理序事物之宜明古今之變其說大且博必讀焉而

後知知焉而後能行是故行之於父子而親於君臣而義於夫婦長幼朋友而別而序而信於酬酢事變語默而宜其推於天下國家也粹而王駁而霸絶之而亡特在人用心何如耳故孔子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曰不學禮無以立不學詩無以言嗚呼書蓋不可不讀也如是令觀公行氏富而好禮其先考彥道嘗牧山東有惠在人至今而思之公行又能率厥祖訓孝親敬兄而宗族翕如人無間言兹非讀書之效乎

雖然予又有告公行也自孔子之徒沒異端蜂起老莊之誕佛氏之怪申韓之慘刻皆蟊賊正道而惑人心公行讀書其尚謹於是哉若夫覽山水之秀風物之美而寓情寓懷於烟雲月露崖谷杳冥出沒之間公行必自得之予不復贅然將君亦好學不倦者也故記其事亦因以告焉

樂靜齋記

錢塘馮士方名其讀書之室曰樂靜因友人朱廷暉來

故心專則靜靜則通通則明明則神學何往而不可成也哉宋人有學為車者其師授以規矩之數攻斲之法三年而不成其人翻然省曰奚為不成也於是澡雪其精神齋沐其身心絶其外務辭其師友去而之山林之中相材而為之目不敢辨乎色耳不敢留乎聲心不敢存乎喜怒湛然寂然與神明會無何而車成師驚其妙而天下之工以為神是豈有他道哉亦專而已矣天下之事未有不專而能成者而況於學耶嗟乎天之生物

萬萬不同而我欲盡其理古之聖賢甚髙且逺而我欲與之並方且一入一出欲以鹵莽之功收萬全之效此余所以嘗歎世之不善學者也今士方年妙質美而篤志問學去其紛華以樂夫靜又求余言以益之其賢於人逺矣異日問學大成至師驚而人服余亦將承下風而請教焉

慈壽堂記

太學生錢塘王庭孟揚作堂養其母氏名之曰慈壽今

年來京師求余為記且泣而言曰庭昔者先人以鄉貢
進士教授池之郡學是時庭始十歲不幸先人捐館舍
庭母僅有一廛之室煢煢獨立以養其舅姑既又以庭
先人之業不可以墜也命庭入郡庠讀書問學今幸濫
竽鄉薦入太學從諸英俊之後永惟陟岵之悲昊天罔
極猶幸母氏之康彊朝夕得以養也幸有以敎之予曰
子之志其可哀也已夫父母俱存獲盡孝養此君子之
願也若夫奮學立身以顯其親德足以榮之祿足以養

之名足以昭之使父母身見其成而躬享其報此君子之尤願者也然而有不可必得焉者古之人蓋有之矣曾子不云乎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楚得尊官祿三千鍾吾心悲夫仕至於尊官祿至於千鍾可以少樂而親之不逮祇足以增無窮之悲焉耳然曾子學為大賢名著後世雖不克養父母一時而傳之不泯由今而觀之可不謂之大孝矣乎後之人若曾子之悲者有矣其有卓然若曾子之學與行者乎今子以聰明之資遭

先蓋宋少師汝嘉之後其尊人闇先生嘗仕知餘杭令
退休好禮而善教宗仁雖宦家子脫去紈綺習篤志問
學交賢大夫士磨礱浸灌以益其有而又雅好山水之
適不啻好奕者之於碁好飲者之於酒好博者之於梟
盧也會今聖天子以四方太平垂意制度禮文之事開
中秘名天下儒士脩永樂大典宗仁遂以儒薦入館閣
余時承乏禁林竊好其為人締交焉校讐之暇嘗為吾
道鶴溪之勝曰溪去吾邑西南二十五里地接丹陽桂

仙鄉之丁橋世傳以為丁令威化鶴之所故名其源出於㓜曲之山東達於江澄源縈迴若籀篆狀西有塘曰杳塘東曰梅村清陂經其北瀉湖南瀦焉溪水之所逕也吾築舍溪上中置書數千百卷旦夕率子弟誦讀少暇即扁舟命朋而浮游焉當其得意與酣詠歌徜徉浩視霄壤之外林泉雲月若固有也孰知身之至此哉此吾所以雖去而不忍忘也閒命工人存其崖略幸為我記焉余曰若是乎子之樂於彼也古之君子必有所處

寸較戚戚若負販無斯須寧及觀陶潛詩見其超曠踔絶春容怡愉視巳窮達一不足以累其心靜而詠之令人消去渣滓悠然釋然不知天之高地之廣萬物之衆何其快也然後知曾輩之達有不如潛之窮而孔子所謂鄙夫而與沂上之詠歎者蓋有以也歟且當潛時天下多事栖栖栗里柴桑之間衣食不給非潛之賢不能一日堪使其得志固亦去何曽輩萬萬也不然使生偶盛隆讀書耕田為一太平民移其登髙臨流之詞而繼

外無勞其形內無擾其心俯仰宇宙無不可樂與趣所至不知視靖節又何如也搢紳之士莫不高君之趣著為聲詩以興以詠而予與其子同遊禁林間以記見屬予固有感於此也然予亦遭時竊祿無所裨補則於此非特感之而且重有警也故為記書二通一以遺金君一以自觀焉

文會軒記

學不可以無友久矣資質之美得諸天者耳問學講習

之益必得諸人焉語之難明也求之難通也誦之難識
也此不得之天者也質非不敏學非不力而淺陋拘曲
不足自致於昭曠之道此不得於人者也得諸天者吾
幸或有之得諸人者吾又可怠乎哉昔者衞武公年九
十餘猶拳拳取友曰無謂我老耄而弃我至周公孔子
尤世所謂大聖人者執贄吐握恐恐然惟懼失天下之
士而孔子謂自吾得子路惡言不入於耳自吾得回門
人益親而以學之不講為憂是二聖人者豈以是誇美

矣余昔嘗造搖君延予茲軒以記見屬久之數以書速
曰子終不可以無言也余學踈且陋方見譏於大方之
家而搖君求言如此其急其好學尚友可知矣曾子曰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余以是知搖
君之學高大光明有不可量也故以是記之且以告同
志者焉

毅齋集卷六

毅齋集卷[illegible]

雜著

學訓

明 王洪 撰

學之[illegible]何哉[illegible]學為人之理也人之生也有耳目口鼻手足焉有君臣焉有父子焉有夫婦長幼朋友焉[illegible]即焉有萬事萬物古今之緒[illegible]是故必學而後盡學[illegible]仁所以為父子學乎義

[illegible]

所以為君臣學乎信所以為朋友學乎禮所以為長幼夫婦之別衣服飲食居處出入動靜之節學乎智所以為事物古今之變始而士終而聖始而人終而天始而成一身終而濟天下而為後世法此人之至學之至也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大聖人也亦必由學化是故黄帝學於大真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戚子伯文王學於鉸時子斯武王學於郭叔至孔子尤賢乎堯舜者亦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我學不

厭而敎不倦也當時弟子若顔冉曾閔仲由子貢之徒皆去親戚墳墓不遠數千里而受業於其門困窮而不怨患難而不去嗚呼彼數聖賢者其生質之異或一邑而一人或一國而一人或天下而一人或數千百歲而一人甚者亘古今而一人者也而學猶若是況於後之人哉後之人其不及古之聖賢也亦遠矣而好學者尠非特不學也而且好異焉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此言異學

之害也故捭闔為儀秦詭誕為龍衍慘刻為申韓放蕩為老莊無父無君為楊墨學者不幸一入於彼其學益深其害益甚嗚呼古之聖人蓋亦知其患至若是矣故不獨自學又必使天下後世有所準以學言必為之經行必為之制推所以為君臣者為之朝覲聘問燕享之制推所以為父子者為之生養死葬祭祀宗廟之制推所以為夫婦朋友者為之婚姻交際之制井田以養之庠序以教之詩書六藝以文之干戚以武之樂以歌之

鄉舉里選以興之榎楚以威之頒之有司行之天下著之簡冊而傳之萬世聖人豈茍為是强吾後世以學哉無非使吾盡所以為人者而極其至焉耳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是數者皆足以亂學故其法若是其嚴且重也今夫人耳目聰明手足完具一闕焉為廢人故人

而不學視之猶無目也聞之猶無耳也施之猶無四體也揚子雲所謂無憂而如禽也彼學異端者尤甚焉譬之聾瞽之人加以狂惑之疾也斯學也行之天下使天下學者聾瞽而狂惑行之後世使後世學者聾瞽而狂惑行之千萬世使千萬世學者聾瞽而狂惑噫何其酷也公卿大夫世所謂貴也賁育世所謂勇也陶朱猗頓世所謂富也不公卿大夫而貴不陶朱猗頓而富不賁育而勇以眇眇之身卓然與天地聖賢並傳曰惟天下

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學之極也此吾所以為學也非所謂異端之學也嗚呼學者其學於彼乎其學於此乎然則學聖賢宜如何曰存則求其人亡則求其書言其言行其行心其心日俛焉以求至其庶乎可也作學訓

泊槎處說

郡人有儒而隱者曰張行素氏嘗扁其所居曰泊槎處或曰其地即槎瀆故云或曰槎水上浮木幸脫斧斤風波之患泊於此無所用而壽行素蓋自況爾皆非知行素者天之生物必有以用之或大或小或貴或賤或壽或否不失所以用幸也若無用而壽則朽壤土石皆是遯世而誕者所云君子又奚取焉今夫天地至大物也日月麗之而明四時隨之而序萬物由之而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所會分為十二次布算

而求之則晦明寒暑盈縮禪續之序如畫一可知千百歲於頃刻何則天地日月亦有所泊也草木泊於陵阜鳥獸泊於山林魚龍泊於江湖物亦有所泊也而況於人乎況於君子乎然而知者鮮矣海其貪心而淵其私謀隴其競奔而湍其躁急以驚濤為安流也以天塹為杯治也以漏舟為艅艎之艦也逐逐乎汎汎乎突沒於不測以求幸於萬一嗚呼危哉其極也求山溪幸存之餘槎而不可得也惟君子不然泊其心於聖賢泊其學

於道德仁義泊其言語動靜於禮泊其窮達休咎壽夭於命用之則泊功名以濟天下否則泊其身於泬寥寂寞之境以大其才以安其身以無求於世廓乎無憂浩乎自守護乎外患不能攖也行素之意其在此乎其不在此乎顧子又何足以知之也古之君子隱不失道故足以自善出不違時故足以有為於天下行素方當聖世之隆吾知不終泊於此矣譎怪之論儒者所不道屬宗兄儀之之命書此為行素贈且以諗儀之尚有以教

我哉

愚訥生傳

愚訥生者姓陳氏字闕　錢塘富家子性敦敏不妄闕　於貨殖嘗視物價高下操其奇贏而時出納之四方名商賈莫不趣陳氏數年致貲數萬以富名里中年幾四十忽慨然曰是不足溷我也盡弃平日所業從道士學老子清靜之法不輕接世俗嘗自誦曰性本真也而巧者鑿之道本靜也而誕者亂之遂自號愚訥

生云當是時生所居當東南都會商賈寶貨所走集甌越之竹木三吳之穀帛齊魯燕趙之魚鹽棗栗川蜀閩廣江海珠璣犀象玳瑁瑰奇之物海匯山積里中子弟率三五從合日求利便地羅肆張席軟辭媚容潤色其醜贋以鈎致四方之客其母十金則子百金其母百金則子千金不一二年起家為富人乘堅策肥創樓榭取婢妾豪强閭里間人稱以為賢若生者其才足為此萬萬而一旦舍去若將浼已者豈吾所謂知道者非耶孔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豈生之謂耶今年五十餘矣見道益高卓為方外名士云王洪曰洪家嚴君樂道肥遯抗節高一世非其士不友然獨喜愚訥生嘗與論道德之旨頗有所得也昔者史遷著書若賣漿相馬之儈皆列之著名後世況如生者秉志高尚足以訓戒貪鄙而使之湮沒不可也故為之傳焉

王孟端小傳

孟端諱紱常之無錫人自少志氣髙逸讀書工古歌詩嘗北遊江淮浮黄河踰太行出鴈門往來晉代之間周覽形勝輒感慨弔古徘徊不能去一時聞人慕其名爭延致之及覩其氣貌瓌岸議論踔厲益加器重久之不樂歸江南隱居九龍山中詠左太冲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若將有終焉之志自號曰九龍山人永樂中有以能書薦者入翰林擢為中書舍人嘗自以蒙
上厚恩拔自山澤與羣賢並位職任書札媿不能報稱

慨然曰書必如古人庶可名世傳後報萬分一於是知孟端非徒隱者固將有以見諸世也尤工畫山水竹石每酒酣對賓客著黃冠服意氣傲然伸紙攘袂揮筆灑洒奇怪跌宕不可名狀畫已徐吟五字詩蕭然有風人之致然不可意者雖豪貴不肯與就之至閉門不納人問之曰丈夫在所處輕者茍且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士益以此高之平居急朋友好賓客不計家有無然是是非非不茍隨俗俯仰雖見嫉惡不顧丙申春正月卧病

北京寓舍朋友日問致醫藥疾革語所知者曰生死如夜旦所貴此心不昧耳奄然而逝年五十有五君子惜之錢塘王洪曰始予遊四方聞江湖間稱孟端名籍甚及識孟端觀其為人乃知得此聲豈虛哉孟端以布衣薄遊無所遇晚以能薦遂登青雲顯名侍從間可謂遭逢其時至負其藝能非其人不與跡其志殆不可以勢利動哉世多稱其才莫知其中有卓然者吾是以為之傳焉

書袁太常輓詩集後

予友尚寶少卿袁忠徹既刻其先君子太常公之詩曰柳庄集者復錄朝之公卿大夫與凡四方名士所以哀輓公者詩若文輯為一卷將附諸集後以傳予獲覽觀焉於是知公之不可及也昔者漢高帝之隱芒碭老父知其貴不可言唐太宗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濟世安民定於儒生之所論予未嘗不歎其智識之神奇二帝既貴五錢之奉讜言之益皆有報之彼二子者姓名曾不

少見於後世子又為之歎息而不已何哉豈二子者髙蹈不可得而見歟抑二帝莫之省也今太常公以弘識奥學簡於聖明推明天人啓廸大命播揚鴻休微言通神明至忠翊邦國疇咨舊德擢丞奉常没而不忘遂登九列恩貽於制書功被於樂石光耀烏奕施於無窮予於是又歎夫古人不能得者公皆得之又何其盛也夫帝王之真非常人之所能識如彼二子者可謂非常之士矣然上寵遇莫加焉卒至姓名泯没而無聞可勝歎

哉此予所以榮公遭遇聖明至如此之盛者有非偶然
因以知夫天下之士非必其能自為材皆由乎上之用
不用焉也公內嚴明而外和易事上忠恪而樂與人為
善大雅之作追配古人卓越之操屹然不可狎玩由是
益知公之不可及者又非獨其識鑑之精也嗚呼古之
君子有得於上或不得於下有得於身或不得於子孫
若公者可謂備具予故竊叙諸作者之末併及公之為
人俾後之觀斯文者仰聖明所以嘉遇公之恩因想公

之平生將慨然慕公欲從之遊而不可得而忠徹之孝於其親由是而益顯也夫

題柴處士小傳後

洪嘗觀郭代公范丞相賻葬麥舟之事未嘗不慨然高其節義以謂他日宰輔天下之志固見於此今觀前史官蘇伯衡所傳吾鄉處士柴公義急死友力舉其三喪而葬之葢無愧於古人而又有難者使其得志果可測也耶憶洪幼時嘗從會稽胡先生學先生與公友甚善

也日相過從洪獲執杖屨從旁侍公數數勉洪以遠大至今言猶在耳也嗚呼古人去之千百年聞其高風尚足感動況獲親炙仰其聲光氣澤也耶然洪聞古人傳在史冊者往往功業偉煜若公泯迹田野迄不沾一命而名著史官傳世不朽豈不以公行義若是高耶今公仲子車與洪為同門友為兵部主事日益光大所謂盛德有後其又果然耶洪蓋於斯驗之也故謹識其事樂為鄉人勸焉

冰雪軒銘有序

春坊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公幼孜嘗名其燕休之所曰冰雪交遊文學之士以為幼孜清白之志如此咸頌而美之此豈知幼孜之深者乎夫至清物莫之撓至白物莫之汚斯固足以自立矣若夫不撓不汚而其利澤所及舉物莫能加焉者不尤其大者乎仲冬之月天地既肅寒氣益壯洪河之流可以運車馬而凡雨於上者莫不皎然而凝矣然是時有司謹取而藏之以備宗廟祭

杞之禮以待賓客宴享之用以濟陰陽之所不及雨雪
時闕　則士大夫相與慶於朝廷商賈樂於市肆而隴
畝之民不翅獲珠玉於田野道途之間而妻慶其夫子
賀其父黃髮之叟三尺之童相視懽忻悅而忭舞於是
陰陽以和風雨以時草木以遂百穀以成災沴以消長
幼以寧教化以興古所謂寅亮燮理者於此可覩其效
而窮理君子欲知天德之妙亦可以求其端焉然則幼
孜之志果能盡知之乎幼孜以英邁茂實之姿遭逢聖

明光被恩寵出入金馬玉堂之間弘偉之學清卓之操周時用而厲庸俗至於絲綸睿謨宣揚上之恩德必欲上之軼古初而下潤乎萬物自勉焉而若不足吾於此審有以知幼孜之大者矣嗚呼古之君子志立而不奪故克遂因時以濟物故不勞而大有功其尚以是求之為之銘曰

二儀圓方廓渾淪妙厥氣機斡玄鈞至柔而堅潔以醇四維嚴凝肅然臻孰知至仁乃斯存融然而施沛無垠

滋育萬彙默以伸其質不爽用則神羣陽秉之闢其門
生生無窮此為根慱哉茲義鮮所聞子欲求之視斯文

藩牧箴 有序

惟聖明稽古建官內置臺部外設布政司綏厥郡邑承
化宣德阜康我兆民使職總之佐以叅政叅議其任甚
重吳郡陳公由進士叅議河南殿 闕
匡益阜有令聞而撝謙自持求 闕
勤善以自裕也稽聖制述政本作藩牧箴一通俾懋

闕　以告夫凡任斯職者其詞曰

明

明明聖皇撫寧九土建侯樹牧以藩以輔其闕

垣其輔維何如車之輪軨之楨之必固闕

必達以宣奕奕大府百司所萃煌煌軒裳闕

遠自近正人惟已致著以微慎終在始跬闕

十里毫髮弗矜山岳攸致鑒彼鵜翼彼已之刺闕

婾伐檀是恥莫重匪獄惟法之中莫衆匪民惠於

闕

貪夫之狺乃治乃擊善人之蓺乃植乃翼母養稂

莠以敗嘉穡毋媢孔鸞以庇蟊螣凡厥隱微必求其情
毋鈎以慝以沽厥名凡厥施舍必揆以正毋比奸私以
瘝厥政毋弱而虐毋強而諂毋闇而欺毋遜而掩昔仲
山甫為周之楨不茹柔吐明昭德聲亦有楊震而畏四
知皜皜清白百世是師甘棠之愛惟德之大薏苡之求
詈謗所圖故整齊嚴肅則羣隸敕工廉明莊恪則衆僚
承式慈良豈弟則黎庶蒙惠公忠正直則神明佑德亶
慈令猷匪今斯昔曾是罔偭而克終吉奉典者全越行

者顛匪著匪龜理有固然秩秩邦令有赫其懸輿議弗
爽亦可畏焉是用告戒著之訓言敬之慎之受祿于天

哀許生文

許生儀者中書舍人鳴鶴之子也生七歲讀書長而能
文性敏厚可愛重旣冠而婚未逾月得疾以卒君子知
生者皆哀不幸蚤死其父哀又可知也予與鳴鶴友且
識生故為文以悼生之所不幸者命且以解鳴鶴之悲
焉

大塊昭晢兮孰知其端萬類芸芸兮孰尸而然或拔而
蹙兮或蜕而蟬或軌而止兮或推而遷蹈之若迫兮培
之若延或厚其可薄兮而傷其所可賢嗚呼哀哉兮生
胡為而罹惟茲旃玉毀於璞兮珠沈於淵駃騠始驟兮道
蹶以顛椒蘭殞瘁兮蕭艾以蕃鳳鳥翼而雲飛兮橫風
折而下焉嗚呼哀哉兮生又奚從吹萬日新兮變化焉
息一盈一虛兮彼此安測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弔者
在堂兮慶者在室惟倚伏之無端兮信有似夫糾纏天

地梯米兮太山毫末左臂為雞兮右為彈恐作彈而求千變萬化日月闕旦暮相代於前兮吾又安知其所極分之無常兮命不可移知不能周兮聖不可與期衆人瞢瞢兮羣憂以悲大觀玄同兮抑又奚疑壽雖云短兮名譽以馳兄弟孔思兮祭祀以時體魄既安兮靈無不之吾悲生思之不可得兮豈造物父母者之所為彼蒼蒼與人懸兮又曷由以辭嗚呼哀哉惟抑軫以自强兮庶所以慰往者之思

祭孫仲約文

維年月日翰林檢討王洪敬以時羞之奠昭祭於亡友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孫君仲約之靈而言曰嗚呼仲約而至斯極耶自古莫不有死而予於仲約尤深悼而長嗟人生世間壽夭不一蓋天道之無常雖聖智有不能必故以顏淵之仁不能致期頤之壽伯牛之賢不能起痼躬之疾嗚呼哀哉子之資質瓌偉俊碩懿彩外輝聰朗内植矯孤松之亭亭拔庸衆而獨立子之志氣視

古無前期大振於事業克追蹤於聖賢鳳凰獨鳴鵾鵬高騫掃餘子於一空流芳聲於萬年子之文章豪逸溫麗盎若春融爍若振綺川馳濤奔孰測所止子之德行秩秩不阿內含剛明而外處以和遏惡若蒙不潔而見浼從善若決百川而赴河凡此數者人所難得子皆有之可謂間出於是獨步芹頖蜚英桂籍曾未踰年遂授顯秩親友仰其光輝父兄喜於成立期大有為以底厥績夫何材垂就而輒毀身暫榮而遽沒扶搖始逐乃折

其翼圭璜既成竟碎其質杞梓合抱而風霜驟凋康莊發軔而蒙氾遂極嗚呼哀哉予之顏采不可得而面矣予之施爲不可得而見矣悠悠蒼天此痛何已子之尊翁視我若子子之令兄愛我若弟子之初學並席講肄予之既來同舍戾止相勉交替以固終始孰云造物降此酷戾猶有一說可以慰子凡人死生愚智皆有濁濁昏昏何取富壽且夫鄙陋不學醉死夢生孰與抱奇才而聞大道枯槁山林一命不及孰與挽銀章而曳紫綬疾痛

佑亟悲訣兒女孰與斡王事而隕身首惟賢惟忠足以不朽其生雖促其存者久遥遥淮陽子柩孰守尚期遷吉以附先兆疾不得視喪不得弔惟此哭詞以表哀悼嗚呼哀哉

表柳庄哀辭代人作

吁嗟先生粹而貞兮瑾瑜含章炯清明兮岩松千尺鬱崢嶸兮纕厥蕙茝服蘭蘅兮克諧至人發祕徵兮逐雲而飛登太清兮揄揚九重獻瑞禎兮神協其符啟聖明

兮翱翔天門侍明廷兮左右奉常參列卿兮相儀郊丘鏘其玉珩兮名遂身退達人之恒兮飄然振衣遂歸東兮錫之安輿亶從容兮有珍其裘紛蒙茸兮梁木其壞遽告終兮遺終可思眷聖衷兮弔之内臣錫祭豐兮穹碑煌煌屹其崇兮惟古之難罔或遇兮或遂其躬靡顯後兮吁嗟先生福之備兮天章所褒昭千祀兮有子克賢承厥志兮始終哀榮吾亦何喟兮儀容冥冥倏窅茫兮高堂靡覿委山岡兮鄞山蒼蒼東海洋洋兮天地無

窮日月長兮吁嗟先生豈徒一時不忘而已耶

祭學生文

嗚呼飛英命止於斯耶吾不敢怨蒼蒼恨冥冥不生子則已既範子形又賦子質奈何子之壽遽止於斯耶子以少年豪邁之氣可以貫白日陵青雲葢將翅日起家夫何一闕　閶櫆黄有恨竟以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暗頓委於風沙嗚呼飛英古來才大難為用志士幽人莫怨嗟子安知終不售乃鬱鬱憤悶一至於斯耶嗟嗟子

之文妙奪春葩振陽和於筆端筆端之樹皆萌芽嗟子之賦飛霜晨露莫能過嗟子之詩池塘春草何以加雲山之會萬里圭璧赤城之巖萬丈雲霞惜乎不為封禪書不作洛圖頌奈何撐爾腸拄爾腹抱萬卷而為灰耶嗟子之華龍騰虎拏得手應心不摸而佳行行春蚓字字秋蛇非顏非柳迥然一家不書磨崖碑不寫洛神賦奈何捲銀鈎收鐵畫掘雙拳而去耶嗚呼子何往子雖往而神不沒吾疑天上玉樓成地下修文闕不然紫陽

真人銘星宫玉皇上帝頒新扎夫何星降此酷罰青帝春風竟十八嗚呼凝爾神駐爾車誠為我留須臾敢再拜三奠而告汝曰自古之初靡不有終董常以弱冠死顔淵以壯室殂仲淹悲之深曰吾將逝宣尼哭之慟曰天喪予子以董顔之賢而壽則不及我無王孔之闕而良誠有餘嗚呼飛英子何辜傷如我者古未有夭如予者古亦無此言不必文此意不必攄嗚呼汝知之乎塡然鼓聲登堂聚徒蹌蹌濟濟摳衣趨隅當此之際子安

在情何如月淡营席風清綺疏銀釭掩映琅琅誦書當
是之時子安在情何如嗚呼飛英得無怨乎琴劒縱横
手澤如故嗚呼飛英安忍去此而死乎子之得疾一切
廢置問則詩書惟慮學廢吾傷子之賢吾戚子之銘造
化之間倘有再生之理則必為名公鉅卿而續厥志子
之將行兮無他説但呼嚴君告以枯竭余聞此語嗚呼
哽咽嗟夫天地之魂消山川之氣絶春江鴨緑兮浪千
頃春栁鵞黄兮愁萬結春風怨兮春花殘吾故人兮千

秋永訣痛割腸而欲斷酸逼肝而欲裂心寒寸寸灰淚滴涓涓血九泉深處聞不聞有恨終天兮飛英此別

毅齋集卷八

明 王洪 撰

墓銘表

禮部員外郎孫君墓誌銘

君諱迪字仲約世為錢塘人祖茂實父莊皆力本好施鄉稱善人長者仲約生而秀頴志趣異凡子弟讀書過目輒記不忘稍長入邑庠授春秋語止偘偘出一時流輩上當是時予與今翰林檢討蔣良夫皆郡學生也仲

約不鄙兄事予二人時時執經傳講問婆娑娛遊不異兄弟居數年予二人相繼登第竊官翰林仲約益自刻厲問學期大樹立又六年仲約偕計來京師覩其文章偉麗志氣卓絕人物瓌岸襃然為名進士予二人又自愧不及也由是選任翰林庶吉士不數月用薦者超擢禮部精膳員外郎遂奉命督運淮安既至方意有為也不幸告病不起矣於是年始二十有七永樂五年十月二十有七日也嗚呼孰謂仲約止此也耶仲約嘗讀書

膏沐葷肉晝夜紡績教我兄弟讀書問學我兄弟亦幸樹立吾母喜曰若是吾有面目見而父地下矣去年輅用薦者忝輔百里民社之寄將以禄養而吾母已矣嗚呼痛哉吾母天性純至在父母側婉娩無違遺訓孝舅姑諄諄敬順事我先君子和以義待娣睦以仁均育内外之遺孤無異己子厚德若是雖年逾中壽而不克享有不肖孤一日禄養以卒惟是藐焉遺躬後死祖禰不敢即圖死惟子哀而賜之銘庶我母之德之懿有聞後

世以慰我終天之哀以訓我後人恭父之徳思母之訓以守先業不敢怠則不肖孤是幸洪以言之足矜也乃叙而銘之按孺人諱妙安世為衣冠右族年二十歸于安理先生諱以仁明善字也為推擇吏都督府有善行都督衮公甚器重之功業未遂卒先孺人孺人以永樂七年二月四日無疾而終享年八十有三惟孺人在母氏為令女既歸為貞婦訓子姓為賢母守節四十餘年内外皜皜既賢既明可謂懿德二子長曰輿嘗舉秀才

為刑部主事亦先卒次輅也年五十始仕為廣信府上饒縣幕官顯而大之固於是乎在二女一適同郡屠誠中一適會稽陳安道今為泗州同知銘曰

靜坤之貞順維婦恒既育以成乃賢乃明懿懿張母允備厥德承于陰教宗壼是式既克有家廓善之源立其門戶以裕子孫古有共姜栢舟是詠孟氏大賢緊母之訓吁嗟母德實惟似之我銘諸幽以永其垂

高母安人原氏墓誌銘

安人原氏諱某其先蒙古人父曰鉄木仕元為閩海道肅政廉訪副使當是時福建行省平章兼江南臺御史中丞高公野仙有子曰景初兩家既皆以族貴又相好生子女才又等高公曰娶婦莫如原氏宜原公曰壻必得高生於是安人遂歸高氏盥饋而舅姑樂匡賛而夫子悅敦睦而先後親内外宗戚莫不歎譽生一女二子長曰應次曰志時景初隱居弗仕家益貧安人以勤約自處事其姑朝夕甘膬能順適其意日課女紡績教其

子讀書史恒稱父祖時遺事訓之曰汝必亢其宗永樂中應以文學領鄉薦入太學擢兵部主事㢠從居北京迎安人來養丙申春正月以疾卒於官舍享年六十女適黄驥今為禮科給事中孫若干人應奉喪將以其年月日葬某山原泣請予銘按高氏世有顯聞應之曾祖曰月祿嘗為嶺北行省丞相封冀國公有為南臺御史大夫曰福壽者實以忠死事蓋應之伯祖也其家世如此安人又賢明有德行宜銘銘曰

安人先世族茂而貴嬪於大家克配以嘉冀公之孫平章之子載育厥胄亦顯於世有位有祿宜享禔福嬰其諸孫愷愷燕樂有婦之賢有母之尊刻銘於幽以永懿聞

故錢塘處士周公墓表

監察御史周鑄既葬其考處士君於錢塘南山之原翰林檢討王洪考其世緒德行志其墓曰處士諱原字德誠其先出姬姓以國氏自汝南徙臨安族盛以著祖諱亮父諱覔昆季四人處士其第二子也幼失父事母孝

謹元末兵起汝穎蔓延浙東西處士奉母避地出入險阻扶養備至一兄二弟皆先處士卒字其遺孤衣服飲食撫教視己子倍為人悃愊莊厚慎交接不苟許可即可絲髮不爽訓子弟煦煦衎衎不假威色故鄉里不問長幼貴賤凡識處士者必愛以敬卒悲悼若親戚久益以思曰不復再見善人配鍾氏子三人義禮鑄鑄由太學生為四川叅議湖廣按察司僉事再起為御史廉重有名其初為四川也處士書戒之曰守身若處女愛百

姓若赤子我老且死無恨嗚呼可謂篤志君子矣卒時年若干距今十有六年洪竊悼處士積德裕後不大表暴無以慰厥子孫用撫潛德刻之墓石以耀于無極文曰

周氏之先系其姬文勃安劉宗顗直友兗迨其後微不翼而蟠維是令人性德之元以蓄其枝以肥其根不昌其躬以大其後昆冢碑于墳久益彌存

書

與孫孟博書八

友弟洪頓首孟博賢契兄足下別已二載餘弗克數奉狀良深負罪老親在杭賓寔中承朝夕省問至感至感洪本愚陋蒙聖恩擢在此職深愧不能補報萬分一又念家中祖年八袠父亦衰老弟弱妹小室如懸磬此皆小子不才不能奉養至若是日夜痛心疾首不遑啓寧此大兄所深知也大兄年富學懋不羣流俗慨然行古人之道而垂惠于老親豈唯洪感大兄之賜祖宗實嘉

賴之幸大兄終有以惠之小子不敢忘也茲因人来特此致謝情隘辭迫不知所裁惟照察洪頓首

洪頓首孟博賢契兄執事前日令郎來殊失禮待深為惶恐令父親欲領小弟迴鄉尋生理固留之不可得又恐致疾病之憂是以不敢不從但行李蕭然無以為資居官貧乏又無積畜念之殊耿耿也令日蔣老官人回付去首飾珠花二朵銀絲花二朵花釵一對爪頭一對小釵一對共一漆匣幸老兄收之父親如歸尋覓生理

乞借五六百貫以周涸轍之急不肖當生啣環而死結草也感激感激然此意此事亦不必與老親言之即欲言亦須於事成之後蓋老景易悲感恐其愛子之意也惟老兄諒之燈下草草情感辭迫負罪負罪不宣

洪再拜孟博賢契兄足下蔣老相公來曾奉書計達左右矣洪嘗讀書觀古人抱負才學求知己不可遇至感慕於千載之上願為執鞭而不可得每為歎息若洪者不及古人萬萬而獲知足下如此抑何幸耶千里間濶

私心懸懸臨書不勝嚮往之至洪狀呈孟博賢契兄知
己足下
阿謨年幼正宜鞭策向前早去暮歸非不得已不可令
隨伴在外蓋資性易薰染也家尊回尋生理前已告矣
惟玉成之幸幸洪頓首
洪再拜孟博老兄足下别來又復三載懸懸之情彼此
想同之也近者老親在杭多沐存顧舍弟復蒙提挈指
教高義厚德豈敢忘哉洪賴庇平安但愚陋如昔尤望

有以教之人來忽忽奉此叙意淺狹殊愧不恭幸取其情而略其禮可也洪悚息令嗣阿謨近向學何如課業可録來一觀乎
洪頓首書復孟博賢契兄長足下謨來得書兼承厚惠感佩感佩洪自北回唯日役役遊闕奉問方愧悉不暇而屢辱大君子之賜信乎珠環之報未足謝責也家事想知不敢凟告但年日益長志氣日益惰學日益落終無異於常人兄長何以教愚陋邪懋昇來幸一會清茶

夜話稍慰飢渴謨數令人相邀但年小戀伴不能久留殊未克稍叙鄙意惶恐彌甚望寛恕也人歸致此奉復蘭亭帖一樂毅論一顏魯公爭坐帖一共一本奉上稍助賢郎臨池之興幸目入為禱

洪頓首孟博賢契兄足下相别歲許鄙心拳拳何音問之久間也向在杭時兄不以鄙陋棄相與往來過焉規患焉救有善焉以相告及來此去兄益遠交友益廣知心者益希嗟夫此亦不足為深憂也尤有大可憂者老

祖在堂父親寡助弟弱妹幼貧困栖栖洪在千里外湯藥不能嘗起居不能侍使將老之父皇皇於衣食欲取之以來京則家累多必不肯來雖月分俸錢亦幾何耳每念至此則咽咽飲泣中夜起坐搥胸呼天悲乎悲乎非兄知已孰可與之訴此乎然此亦命也倘天啟其衷則他日或有未可量者在兄幸有以教之兄於書史之暇時往省吾親此古人之道兄能行之洪又當何如報也令弟季約近問學何似夏文表㧾二人嘗相見否尤

幸為我致意早朝歸來偷暇片時書此仲敬字殊欠謹
正勿怪冬寒惟侍奉吉慶以道自書不備洪頓首
愚弟洪頓首書奉孟博賢契兄足下冬寒未審動止何
似想侍奉吉慶洪昔在門下受恩最為深厚及來京師
又沐餽贐當何以報之洪自來此朝夕役役出無僮御
居無室廬月餘方復舊職令獲苟安常欲奉書少伸謝
意每和墨濡筆人事紛至輒復停罷想兄知之不責也
洪性甚戇言多狂直頗以理自勝不能强笑以取歡巧

語以求悅非遇知己者幾何不為人所怪也耶然嘗觀
古人才高者寡合寡合者勢孤況洪無才固宜亦恐性
克己求其所未至而已且一室之內有詩有書可以嘯
歌而永日彼亦何足云云足下知己故曰幸有以教之
有暇萬冀惠顧寒舍以慰二親之心則兄之恩又宜如
何報也洪頓首

又與孫孟博

近東陽二尹過杭曾奉書必上達洪居此碌碌度日書

史事頗不暇温繹時時亦把筆作詩殊無一餉好懷抱隻字吟不得成能成復是亂說大可怪也昔在鄉曲時與兄長日相見相見必以鄙作面呈請教晚不忍別別亦心思不忘況此離索之中也耶但恨不能數致書時求誨益耳家中老親頗時顧慰洪必有以報兄不敢忘也不敢負也

寄樂安老先生書一

學生洪頓首再拜樂安老先生侍下洪屢蒙丘山之貺

未伸涓滴之忱惶愬已深寵光愈重豈敢祇受益增罪愆韓信千金之報自當期於異時重耳反璧之情幸毋責於今日洪再拜不宣

寄孟和孟博伯臧三先生書一

洪頓首孟和孟博伯臧三先生丈侍别來許久馳仰寔深前得家書知父親病目賴先生藥而愈之洪感戴何可勝言盛德又將何以報也季約想問學勝常存義惟允未審動止何似人來皆望有以教之兹因便率爾奉

此眞若時保重不備洪頓首

寄和齋博齋二先生書

學生洪頓首奉書和齋博齋二先生侍下別久思想無已不審尊體何似想望之餘清興殊勝常也洪家値孔艱生計零落父老弟弱晨昏遑遑非二先生仗古人高義則溝中瘠耳感激何可言感激何可言洪在此如常守分而已人來布此方寸惟恕察不備洪頓首

與孫孟博書

友弟洪頓首孟博賢兄長足下兩月前令人多傳令尊
老官人來此令久不見到豈聞賢郎有差故中止耶然
季約在淮安日夕企望憂念沈郎生踈無從詢問消息
煩速回示以報季約千萬千萬秋深想動止清吉匆匆
不復覼縷洪頓首

與孫季約書六

友弟洪再拜季約賢兄丈侍常蒙厚貺思欲獻愚見末
技以少答萬一又切自思惟不可以簡畧淺近故足下

有所命每慎思竭慮務欲至當雖獲遲譴亦不敢辭是
小子之至情也況小子愚鄙無能見待如此常一思之
心戰數日苟有所見敢不畢陳此豈足下以為報幸足
下察之恕之經義須是多作自粗入精古人皆如此未
有閣手不作而能者足下如有所作宜共商確之不必
致纖芥嫌疑於其間詩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玖夫
以木瓜相投報尚如此矧足下高義至重小子又當何
如報耶兹因父命到外祖家有失陪侍幸無見責特貢

此請罪情愧心感未知所裁洪再拜

洪再拜季約賢友足下别後無日不馳仰近想問學勝昔僕當低頭拜東野矣然有一言敢為足下告君子學不安小成不急近利安小成則止急近利則廢科目者學者之利也操數寸之莞書盈尺之紙可以攫取富貴以夸於人然至此能不止且廢者幾何人耶語曰用功不分其志乃成故積水成海積土成山不分之故也學而分之其何能成令足下負遠大之志禀明敏之資勇

猛精進誰得而攀之茍狃於近利惑於流俗不待弘衍充盛而驟出出則功必分分則止且廢譬猶梗楠杞梓不待合抱而用於匠氏之手予竊為足下惜焉僕昔在鄉里頗有志於學讀書一年而廩於庠序三年而登科目備員行人役役於闒茸之中舊學俱廢悔之無及足下安可以僕所悔者而又自悔耶僕在門下受惠最為深厚愧無分寸報性又疎狂嬾親紙筆以故問安希濶心實無他也因便貢此少助進脩萬分一惟恕詧恕上

人幸為我謝不敏焉洪再拜

辱知洪頓首季約賢友足下前得令兄手書蕙聞堂試褎然舉首數畨欣慰未審日來動止何似想亦淬礪不促促小成也洪在此無事近為保舉聽選吏部無才無德何以臻此陞遷不必論但恐有累舉主耳足下當何以教之人便謹此候起居行忙不能刀刀也洪再拜

洪頓首季約賢友足下洪為保舉在部聽選朝夕役役未審何官不必論也但恐無以報國厚恩有辱舉主耳

尤可慮者親老家貧倘有急萬與足下一仗義以濟所謂生死如骨肉洪不敢忘也願切于懷人行謹此致敬意

契末洪頓首季約賢契足下人來詢動止安好甚慰客中岑寂思心摇摇想彼此同也令尊老官人說來此未到家中皆平安無事沈郎在此亦如常朝夕王事每懷靡及料高明必能了了不待愚贅也秋凉淮土風氣早寒萬宜自重更與數數附信以副拳拳之意洪頓首

友末洪頓首季約膳部相公足下李郎中來洪曾寄書想已達左右令尊老官人在此日夕得從侍所謂吾翁即若翁不敢怠也冬初寒自珍重不備洪頓首

七月七日慰孟博書

寓昇友弟洪再拜奉書孟博賢契兄足下秋來想惟侍親多暇動止嘉適有足慰予者獨念令弟仲約以俊茂之才遭時致身方期大顯榮而遽止此遂使齎志九原不唯父兄悲之朋友悲之凡天下之識仲約者莫不悲

之雖使孔子亦將有命矣夫之歎也嗚呼天之生材至為難得生而短折不成者不可勝計幸而成矣不得見用幸見用矣不得久以大自古以來往往如此不知造物者竟如何豈其類佑愚而惡材者耶亦皆不記省任其茫茫自壽夭耶達人以理自遣爾不然悲當何時已耶以仲約才志若此事業若此非知己誰為傳之使垂不朽洪不敏敢自托於不腆之辭復求當世名儒言足行後者共著傳之庶以塞疇昔交游之責然未知果足

傳與否耳冊子次第完就有便寄來秋蠟幸自愛不一

洪再拜

毅齋集卷八